

沈石溪 著

优秀的作品，
精彩的伴读，
自然诗意的滋养，
让孩子的心灵变得纯净而强大。

虎女 金叶子

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原创精品（伴读本）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/ 获奖作家

云南出版集团 | 晨光出版社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

名家原创精品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获奖作家

沈石溪……作品



虎女金叶子

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女金叶子 / 沈石溪著. — 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5.7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原创精品伴读本)
ISBN 978-7-5414-7060-8

I. ①虎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452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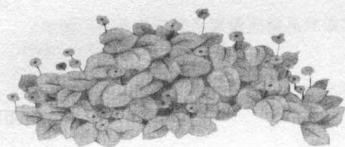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	沈石溪		
伴读	王娜娜		
插图	王晓鹏		
绘画	孔雀		
策划	胡平	李云华	行惟洁 鹏慧娟
责任编辑	老城	沈伯杭	
责任校对	杨亚玲		
责任印制	郁梅红		
装帧设计	喜悦堂		

- ◎ 云南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- 晨光出版社
- (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)
- ◎ 邮政编码 650034
- ◎ 发行部电话 0871-64186745
- ◎ E-mail 2bsemail@163.com
- ◎ 排版 昆明鑫林印务有限公司
- ◎ 印装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- ◎ 开本 720mm×1010mm 1/16
- ◎ 印张 11
- ◎ 字数 86千
- ◎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
- ◎ 印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- ◎ 书号 ISBN 978-7-5414-7060-8
- ◎ 定价 24.00元
- (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六指头和金叶子的感情，
就深深地扎在泥土里，
无法一刀割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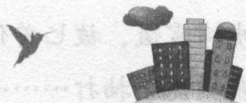
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读过这本书，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鲜明的形象：左后掌悬吊起来的雌虎蓝蓝；瞬间咬住金雕双爪同时又用尾巴抽崖羊的山彪；高高蹿起飞越火圈的虎女金叶子；吞咽骨渣的乞丐虎；当然还有吮吸虎奶的警犬拉拉。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动情的故事，关于深沉的母爱，关于深刻的智慧，关于深情的回报，还有深深的忍辱负重，更有深远的担当。

人间有情，虎间亦有情。虎的情感就像它威武的外表一样，浓烈而炽热，不可侵犯。

老虎对孩子的爱浓烈得化不开。“蓝蓝那只左后掌，也就是踩断清清脖颈的那条虎腿，好像患了严重疾病，弯曲悬吊起来，再也无法着地了。”这样形象的描述，相信会永远留在每一位母亲的心田，也会永远浮现在每位孩子的前。没有形式，就没有内容。爱的形式不仅仅是走过场，蓝蓝的行为让母爱变成了一种崇高的仪式。如果你还不能理解母亲反复的唠叨，如果你还为母亲含情脉脉的眼神而厌烦，



那么，请你画一枚“母爱徽章”：用流动的线条清晰地勾勒出蓝蓝泪光蒙眬的双眼，弯曲悬吊的左后掌，这画面让每个人仿佛都能听到蓝蓝对孩子那份愧疚的呼唤。请你把这枚“母爱徽章”郑重地挂在自己的胸前，深深地体会母爱的表达方式。三只脚的老虎太稀有了，可是会自责的母爱却永远那样普遍，温暖，它时时刻刻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，受到融化。

老虎不仅对孩子有深沉的爱，对养育过自己的恩人也有着难以割舍的爱。当金叶子高高蹿跃起来，飞越火圈，像座金色的小山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捆绑住六指头身体的那根断魂桩时，它的心中沸腾着无法扑灭的火焰，这火焰从六指头把它带回家的那一刻就开始跳跃，六指头熬的那些碎肉粥，自己被雄虎欺负时六指头扔过来的那只野兔，六指头虎口拔牙时的被咬的手腕，六指头悉心帮她照料乳虎……这些往事就像永远无法燃烧殆尽的木柴，使金叶子的感恩之火熊熊燃烧。金叶子毫不犹豫地向六指头倾尽自己全部的情感，这情感炽热而动人。虎间自有真情在，必将寸心报春晖。

我们都知道“愚公移山”的故事，警犬拉拉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演绎了一个执着的“愚犬救虎”的故事。拉拉是最勇往直前的，它把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都扛在自己的背上，为了完成这项不尽“犬”情的任务，坚韧不拔的拉拉，被仿佛铜铃的虎目瞪视，被惊心动魄的

虎啸震慑，被匕首似的虎牙威胁，被好似血盆的虎口咬噬，被犹如钢鞭的虎尾抽打……一种坚强的不能退缩的信念已经融入了拉拉的“犬格”：有一分可能性，就应该做出十分努力；有一丝希望，就要付诸百分百的行动。这种冲锋陷阵的战斗激情豪放而壮烈！

虎为知己者死，犬为悦己者战，吾知其虎犬之情矣。

目 录

虎女金叶子 / 1

乞丐虎 / 107

山彪 / 113





拯救雌虎蓝蓝 / 119

结束语 / 164



虎女金叶子

(一)

山雾很浓，像羊奶似的灌满了山谷，十几步开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，上身穿着一件用野羊皮缝制的褂子，腰里系着一块豹皮围裙，肩上扛着一支老式铜炮枪，手里提着一把长刀，砍断挡路的葛藤枝蔓，在密不透风的林子里钻行，想到臭水塘猎头野猪。树枝上挂着许多湿漉漉的蜘蛛网，不时粘在他黧黑的脸和披肩长发上，很快就积起厚厚的一层，痒丝丝的很难受。他将长刀插回腰间的皮鞘，腾出右手来，扯掉头上那些乱草似的蜘蛛网。他的手掌上与众不同地长着六根指头，准确地说，是小指头边上又斜斜地长出一小截寸把长的指头来，只有一节关节，能弯屈伸缩，却不像其他手指那般灵巧。

正常人的手都是五根指头，他多了一根指头，阿妈便给他起名叫六指头。

阿妈是这样给他解释的：苦命的孩子啊，天神用月亮上的湿泥巴



造人，在给你捏手指的时候，天神碰巧打了个喷嚏，一哆嗦，便把一条多余的泥巴粘在你的手上了。

这根多余的手指，带给他无穷无尽的苦难。

三十八年前，他出生在横断山余脉大山褶皱间一个名叫朗雀的爱尼族小村寨。那儿是老挝、缅甸和泰国的三国交界处，紧挨着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，世称金三角。当地爱尼族有个古老的风俗，凡双胞胎和六根指头的婴儿，一律被视为会给寨子带来血光之灾的琵琶鬼，要由寨子里的神汉一面跳神，一面在婴儿出生的房间里抛洒雄鸡血，由巫娘将双胞胎或六指头婴儿放在火塘边的石板上，诵经念咒，铲起红红的火炭灰，倒在这些无辜的小生命上。之后，还必须将这些婴儿的产房焚烧成灰烬，以杜绝鬼魂再次现身。他是半夜出生的，当时天下着暴雨，借着在冷风中摇曳的野猪油灯昏暗的光线，阿妈替他擦洗身上的血污，当她的眼光一落到他右手的第六根手指，便惨叫一声昏死过去。迷信的阿爸惊慌失措地奔出去找神汉巫娘，不一会，茅草房外传来嘈杂的人声，夜空中亮起几十支松明火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霹雳在屋顶炸响，阿妈从昏迷中惊醒，儿是娘的心头肉，阿妈舍不得他被火灰炙死，抱起他来，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，从后窗爬出去，冒着瓢泼大雨，逃进荒无人烟的大黑山。从此，他和阿妈成了深山老林里的野人。

经过一片齐人高的山茅草时，突然，刮来一阵阴惨惨的风，伴随着一股强烈的腥臊味，直冲六指头的鼻子。他晓得遇上了危险，旋即将扛在肩上的铜炮枪平端在手里。噉——随着草丛里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虎啸，一只斑斓猛虎从浓雾深处飞奔而来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已蹿到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，纵身高高跃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朝他头顶扑了下来……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即朝那只前额饰有三道黑色横纹的虎头扣动扳机，訇的一声巨响，枪管里喷出一团霰弹，呈倒锥形罩向狰狞的虎脸。老虎在空中奇怪地挺了挺身体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他这一

枪射中了老虎的脑袋。老虎躺在地上，四条腿踢蹬一阵，嘴里涌出一口血沫，呜呼哀哉。

这是一只成年雌虎，身長足足有两米半，毛色浓艳，金黄色的虎皮上勾勒着粗犷的黑色条纹，高大威猛。

六指头冒出一身黏糊糊的冷汗，浑身虚软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遇到老虎突然袭击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的危险，他来不及上树躲避，也无法转身逃命，要是这一枪不是恰巧洞穿了虎头，而是射中虎肩或老虎的其他部位，现在他已成了虎爪下的冤鬼了。

让他纳闷的是，这只雌虎为何要从隐蔽的草丛里蹿出来向他袭击？老虎虽然是森林之王，但通常对两足行走的人类抱有畏惧心理，轻易不敢招惹。有关食人虎的传说，十有八九都是杜撰出来的。老虎是一种聪明的动物，晓得自己不是人类的手，遇见人后，采取的策略是惹不起躲得起。老虎的视觉和听觉都极其灵敏，相隔很远就能看到人的身影听到人的声音，不等人靠近，就会及时躲避开去。老虎的爪掌下有厚厚一层肉垫，走起路来悄无声息，在它主动躲避时，人是很难发现它的。只有在两种情况下，老虎有可能会伤人，第一是在老虎遭到人的围追堵截，受了重伤，躲藏在草丛里，这时人若靠近，老虎会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扑向追赶它的人，第二是上了年纪的老虎，身体虚弱，腿力不济，无法捉到行动敏捷的其他动物，又找不到动物尸骸充饥，走投无路，饿得半死，这时若遇到人，有可能会铤而走险袭击人。他瞅瞅那只已经死亡的雌虎，除了脸被霰弹打烂了外，别无其他伤痕，第一种袭击人的可能性可以排除；再看它的毛色，油光鲜亮，扳开虎嘴，牙齿排列有序，毫无缺损，年龄约在七到九岁之间，对寿限三十年左右的老虎来说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第二种袭击人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。再说，它胃囊部位的肚子微微鼓起，看样子刚进食不久，并不属于饥不择食的饿虎啊。

他想，他刚才一面走路一面用长刀砍断树枝葛藤，即使是只聋



子老虎，也早该听到声音，悄悄遁入密林深处了，它干吗要傻乎乎地跳出来送死呢？有什么理由迫使它一定要冒险从草丛里蹿出来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呢？他觉得这是个谜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他翻动死虎，把它弄成四爪朝天，哦，谜底就写在它的腹部！它的几只乳房鼓鼓囊囊，就像蓄满汁液的椰子。

怪不得它会穷凶极恶地向他攻击，原来这是一只刚刚产下虎娃不久的雌虎。

凡哺乳类雌兽，在哺乳期，都性情暴躁，容易受惊，变得极具攻击性。别说雌老虎了，就是母牛母羊，在这个时候都会一改温顺驯服的脾性，变得好斗起来。阿妈活着的时候曾告诉过他，阿妈还没出嫁时养过一对兔子，那母兔的胆子小得出奇，阿妈在篱笆墙外咳嗽一声，它就会一溜烟逃进窝棚；可有一天，母兔产下了一窝小兔崽子，阿妈去投放草料，刚走到兔窝边，母兔冷不防蹿出来，在阿妈手上狠狠咬了一口，阿妈踢它，用细竹棍抽它，它都不肯退却，发疯般地扑到阿妈身上噬咬，就像魔鬼附了身一样；兔牙尖利，阿妈的手上和腿上都被咬出了血，狼狈地逃出院子，它才罢休。他自己半年前在山上亲眼目睹一头带崽的母斑羚，与两只豺狗在一条山梁上相遇，平时看见豺狗就会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的母斑羚，此刻却主动迎上去与两只豺狗搏斗，羊脸被豺爪撕破了，羊尾被豺牙咬断了，浑身是血，变成了一只血羊，仍勾着脑袋拼命用犄角刺捅豺狗，这场殊死的搏杀从下午一直持续到黄昏，直到两只精疲力尽的豺狗撤回荒山沟为止。

附近一定有虎娃，他想，他应该找到它们。

他站起来，在四周搜索。

遇到老虎和遇到野狼不一样，遇到野狼袭击，打死一只后，必须立即转移，因为狼是一种群居动物，人若不转移，会引来狼群疯狂的报复；但老虎是一种孤独的动物，独来独往，常年独居，俗话说一山容不下二虎，在一片山林里是不可能存在第二只老虎存在的，因此不必

害怕会遭到其他老虎的报复。而且有老虎出没的地方，豺狗、豹子和老熊都躲得远远的，不敢露面，此时此刻他在这一带搜寻，也不用担心会撞上其他猛兽。

走出去约二十几米，他便发现潮湿的泥地上有梅花型的老虎足迹，草茎也被踩得东倒西歪。又拐了个弯，便听到前头传来窸窣窸窣的声响，他猫着腰，小心翼翼地拨开草叶探头望去，透过朦胧的雾丝，他看见在一座废弃的蚁丘旁，有一条蟒蛇，正昂着脖子在唰唰游动。这是一条长约两丈的黑尾蟒，身体有碗口粗，深棕色的蛇皮上饰有两条对称的黑纹。它瞪着一双玻璃珠似的眼珠子，一副紧张觅食的模样，不知是发现了兔窝还是想袭击鸟巢。黑尾蟒也是一种不好惹的猛兽，会用尾巴将人扫倒，然后长长的身体把人给缠绕起来，将人的骨头一根根勒断。他已有了雌虎，不想再冒险去猎杀这条蟒蛇了。阿妈生前曾告诫他，人不能太贪心的，不然会遭到天神的惩罚。他静静地蹲在草丛里，等待黑尾蟒离去。

黑尾蟒在蚁丘前停了下来，眼睛漠然凝视，身体也像树干一样竖在半空一动不动，只有那根叉形红舌须快速吞吐着。他晓得，这是蟒蛇准备捕食的前兆。果然，几秒钟后，黑尾蟒的脖子慢慢向后弯成弓状，当上半身变成一张拉满的弓后，脖子迅速弹了弹，蛇嘴闪电般地朝蚁丘背后咬去，当蛇头从草丛里缩回来时，他看见，巨大的蛇嘴里衔着一只和猫差不多大的虎娃，可怜的虎娃，柔弱的四肢徒劳地划动着，正一点一点被吞进黑咕隆咚的蛇腹。

再强悍凶猛的动物，在生命初始都是十分软弱的。

黑尾蟒的脖子一弓一弓，很快把那只虎娃活活吞进肚去，蛇腹鼓起一个大包，就像长了一只瘤一样。它划动尾巴，朝左侧茂密的灌木林游去，几分钟后便隐没在草叶和雾丝间了。他了解老虎的繁殖规律，母虎一般每胎生育二至四只幼崽，极少有独苗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被黑尾蟒吞吃的那只虎娃，要是没有其他意外的话，应该还



有其他虎娃在蚁丘附近的草丛里。他走拢去，很快发现蚁丘旁一堆金黄色的落叶在蠕动，他揭开落叶一看，底下果然藏着一只虎娃，眼睛还没睁开，一身金色的绒毛，捧在手里，就像一片被秋风吹落的金叶子。小家伙不知是被凉风吹的还是感觉到了危险，瑟瑟发抖。他将虎娃揣进鹿皮筒帕（一种民族风格的挎包）里，围着蚁丘再找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虎娃，结果未能找到。看来，那只雌虎这一胎只产下一双儿女。

今天运气真不赖，老虎撞到他的枪口来了，虽然受了一场惊，却有了意外的大收获，很值得哩。他用不着再到臭水塘寻觅野猪了，剥下虎皮后，他又剔下一挑虎骨，带着那只刚出世没几天的虎娃，喜滋滋回“家”去。

伴读语



把老虎当女儿，多么神奇！为什么把老虎当女儿呢？原来这和一种陋习有关。作者在开篇先具体地描写了主人公六指头在山林里穿行的动作，好像一幅移动的画面，然后在悲伤的文字中讲述了六指头的命运，这多余的第6个指头好像是老天和他开的一个玩笑，带给了他无穷的痛苦。可是，他毕竟有深爱自己的阿妈，他们相依为命成了深山老林里的野人。同样是母亲，一只斑斓猛虎为了保护幼仔被六指头一枪击中脑袋。作者对六指头的心理描写详尽而具体，这恰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，而蟒蛇吞吃小老虎的场面也让情节在跌宕中得以延展，六指头发现了一只小老虎，它为什么叫“金叶子”呢？



(二)

云雾缭绕的半山腰，有一个口小腹大犹如葫芦状的山洞，起名葫芦洞，这就是六指头的“家”。这里极为隐蔽，四周草深林密，即使近在咫尺，也很难发现隐藏在巨石下的洞口。阿妈说过，在这里住上一百年，也不会被人找到的。

三十八年前，阿妈带着他逃到这里，这个葫芦洞就成了母子相依为命的家。他的外祖父是个草医，阿妈也粗通医道，靠着在山林里采集草药，卖给那些南来北往的马帮，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。阿妈是个能干的女人，教会他说话，教会他打猎，教会他数数，教会他采撷可食用的野果和菌类，教会他在深山老林里生存下去的本领，还给他讲许许多多人间的故事。在他二十岁那年，阿妈被天神召唤去了。

葫芦洞并不大，有二十二步长，十三步宽。洞底一块狭长平坦的条石上，铺着厚厚一层晒干的山茅草，这就是六指头的床。石床边堆着一些锅盆瓢碗。一个石坑上，支着一口新铁锅、一大块盐巴和一大袋米，这是他在街子天用那张虎皮和一堆虎骨到古驿道换来的。

这一带乡镇十天赶一次集，俗称街子天。到了这一天，大黑山脚下那条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上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，太阳露红时，四乡八寨的村民，牵着马赶着牛，提着包挑着担，带着茶叶、烟草、